

日本文学

创刊号



本期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
日本文学研究室编

日本文学

创刊号

(总第1期)

《日本文学》编辑部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 1/2印张 263,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340

书号: 10091·838 定价: 1.20元

日本文学

(创刊号)

创刊的话

随 想

- 日本文学研究随想 林 林 (3)
- 我在日本参加左翼诗歌运动的日子 雷石榆 (11)
- 翻译工作的回顾 任 钧 (18)
-

水上勉代表作特辑

- 越前竹偶(中篇小说) 吴树文 译 (119)
- 稻草人(短篇小说) 李明非 译 (248)
- 竹偶之泪(评《越前竹偶》) 李思乐 (262)
-

小 说 名 篇

- 国木田独步 春 鸟 刘光宇 译 (269)
- 美浓浪人 缪伟群 译 (286)
- 夏天的葬列 笑 愚 译 (327)
-

诗 歌

- 中野重治诗选 临 江 译(281)
- 俳句·短歌 悼念周总理 周丰一 (334)
-

评 论

- 不安的文学 刘春英(22)
- 论芥川龙之介的创作道路
- 少年主人公的文学 莽永彬(35)
- 论小川未明的童话创作
- 思想、联系和发展 倪 玉(47)
- 读宫本百合子的《伸子》和《两个院子》
- 无畏的人 吕元明(57)
- 中岛健藏
- 有吉佐和子的创作 文洁若(63)
- 七十年代日本现代主义的几个新流派 唐月梅(75)
- 略谈日本近现代短篇小说 万 兰(87)
- 谈日本经济题材小说 马兴国(93)
- 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 星 谷(104)
- 绿川文学 日 月(108)
-

中日文学交流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介绍……………李 芒(336)

五四运动以来日本文学研究及翻译目录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340)

作家简介·补白

山川方夫(107) 中野重治(268) 国木田独步(280) 司马辽太郎(326)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62) 日本的文学杂志(103)

日本近代文学馆(118) 日本出版《鲁迅和木刻》(261)

廖承志

封面题字

进藤蕃

秋牡丹

封面

贝尔串田

日本的诗

封二

高藤义雄

闪光的海港

封三

创刊的话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就有密切的文化往来和友好关系。现在在两国人民之间仍然起着文化沟通作用的汉字，早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到了日本。同时传入日本的还有中国文学。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学。

近现代以来，逆着资本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日之间的文学交流有了更广泛的发展。鲁迅、李大钊、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接受了现代进步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五四运动开辟了日本文学翻译与介绍的新的一页，大量的日本现代的与古典的文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

日本作家和群众也或多或少都有中国文学的修养。三国演义的形象、水浒的英雄们、孙悟空，在日本家喻户晓。日本许多作家、学者、翻译家，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研究，至今仍不眠不休地进行翻译和介绍。可以说中日之间的文学血缘是很近的。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在几千年的友好交往中，也有过两国关系不好的年月，特别是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记起在这苦难岁月里，日本那些坚持正义和友好立场的作家和人们所作的支持、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勇

斗争。战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文化人，为中日友好和文学交流作了值得尊敬的贡献。

渡尽劫波的今天，中日之间迎来了更加友好的春天。两国人民认识到，只有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才会给两国带来幸福和繁荣。在八十年代，中日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友好交流，日趋繁荣。中日文学的交流也在迅速发展。

日本文学不仅有长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古典遗产，而在近现代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重要国别文学之一。它很少保守性，长于向外国学习，并善于使之变为民族的东西。日本许多优秀的作家，以其战斗不息的笔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日本文学在技巧上、在形式上不拘一格，群芳争妍。日本文学日益引起我国群众的喜爱。我们怀着向日本文学学习和借鉴的愿望，怀着促进中日世代友好的感情，出版了这本文学杂志。

愿这本杂志成为中日友好的一员，使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经常交流，日益巩固；

愿这本杂志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园地，成为群众欣赏、切磋琢磨东邻文艺的地方；

愿这本杂志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场所，期望中日文学工作者撰稿、合作，交流所长；

愿这本杂志成为群众的刊物，不只是期望中日作家灌溉它，也期望广大人民群众灌溉它。

《日本文学》殷切期望您的关怀和支持。

《日本文学》编辑部

日本文学研究随想

林 林

一

世界上有象中日文学姻缘那么古远和亲切的吗？没有！现在各国的大学，有象日本大学设立中国文学系的吗？怕也没有！

日本《汉文学史》告诉我们，两国文学关系在大化革新（六四五）就已开始，自很早用汉文写成的诗集《怀风藻》（七五一）之后，空海（七七四——八三五）为日本人学习汉文学，用汉文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八一五），研究汉诗和声律体式、汉语修辞，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昭明文选》在文学思想上对《万叶集》的诗人们，是有影响的。《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九七五——一〇三一）精通白居易的诗，也喜爱《长恨歌》，在她的名作里面，就引用了不少中国的诗句。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约在九九六或一〇〇四写成），也有李义山的《杂纂》的影子。十七世纪俳圣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对杜甫是很有好感的。中国文学对日本虽有所影响，但由于自己民族历史发展条件，日本文学还是日本文学，它富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中世纪战记小说《平家物语》，表现从奴

隶制到封建制转形期的内容，显出日本独特的豪壮华美的文学风格日本是善于吸收外国文明的民族。

中国对隐逸山林、讥讽时态的寒山诗，以及宋朝王安石、陆游等还赏识，到后来就被冷落了。日本却出版他们的诗集并加注释。名作家森鸥外就写《寒山拾得》传记文学，并被选为文学的教材。日本朋友来华，都喜欢到苏州寒山寺走一走。

唐朝张继《枫桥夜泊》诗，至今仍得到日本普遍的赏识，对其中的“乌啼”、“愁眠”，是字面的意思，抑是地名，还有人在议论，他们认真研究的精神，也使我们钦佩。

我们对我国历代名媛的绝句，自己不大注意，了解不多，对名媛的名字，也觉生疏。佐藤春夫从六朝到明朝选了四十多篇译成日文，编成《车尘集》，书名是由“美人香骨化为车尘”来的，可见他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广泛，以至探寻到偏僻的地方去了。日本有女作家的传统，也许就要介绍一下中国女作家吧。

到现在，日本文学界翻译、出版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仍很重视，研究的成果也很好，以土岐善麿、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为例，就研究得很认真。东京、京都的大学有出色的中国文学系，同时也研究中国现代的作家。日本作家多爱写中国的历史题材和中国游记，日本读者也爱读这类作品。

鲁迅的作品在日本博得广泛的读者，有人说比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要多。鲁迅研究家评论鲁迅及其作品不少，并且对鲁迅作品的注释工作，很准确细致，值得我们借镜。

我们研究日本文学，也要了解日本朋友怎样研究中国文学。这样可以勉励我们文学界对日本文学研究工作，在前人所做的基础上加把力，使研究工作更进一步。

二

读一本较好的《日本文学史》（也要浏览一下日本通史），可以了解日本文学的发展：什么历史阶段产生什么特点的作品？这作品题材和主题反映那个时代、阶级的什么意识形态？在那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来欣赏美丽的浪花、壮观的波涛。

一个国家的优秀作品，也就是世界文学宝库的财产。在文化交流中，必然发生它的影响，使外国的人们欣赏它的艺术风采，了解它的国家的历史社会，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的关系。

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已享有盛名的《源氏物语》，这部笔致纤丽的宫廷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贵族社会的恋爱、色相和心理，那里面流露佛教的无常、报应的思想，是时代和阶级的因素使然。这长篇小说在十一世纪就已出现，从小说史说来，比中国更早了几百年。我高兴地听说此书上卷已付印，但愿能早日全书出版。《万叶集》是日本的《诗经》，作者广泛，包括上下阶层的男女。吟咏的题材，也很多样。也希望克服过去的不足，能够翻译出版一本较好的选集。虽然译古诗，是很困难的事。

名著《平家物语》开头，出现了佛教思想的段落，写着这样的句子：“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音响……”。所谓“无常

的音响”，在日本一些古今文学里有强有弱，有长有短，到镰仓时代佛教就成为武家的信仰中心，将固有的神道和外来的佛教早已结合起来。影响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很大，到如今，日本信佛教的人非常众多。我们是无神论者，也不能对佛教采取简单抹杀的态度，这个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域，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唐朝王维、白居易也有说禅论佛的诗作，后来在《红楼梦》里面，不是常浮现“看破红尘”、“盛者必衰”的佛影吗？当然要把文学作品中受佛教影响和宣传佛教思想的宗教作品区别开来。至于《天平之薨》则是写大和尚鉴真的无畏精神以及文化交流和友好情谊的，佛教的味道微弱，绝非宣传宗教。

同时，不可忘记日本是有名的随笔国家，也要选择一些名作出版。如吉田兼好（一二八二——一三五〇）的《徒然草》，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如松尾芭蕉的游记《奥州小道》，热爱自然，深切反映自然美，作者以优美的文字，表示他独特的情趣。因为有这个传统，近代也有很多优秀的随笔作品。

日本的评论工作，从来就比较活跃，有时为某个问题，譬如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之间的分歧、左翼文学与艺术派的对立，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它的理论与文学创作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各时期，每个文学流派有他们共同的观点、信念；每个作家也有他自己的观点、信念，虽然创作也不一定与自己的理论一致。同一流派里面的作家，也有不同的风格，象一棵树，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

作家的思想或文坛的思潮，绝不能游离它的时代因素、社会基础、阶级根源等等。

每次政治事件也影响作家的立场态度。一九一〇年幸德事件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历次为侵华战争作准备的反动事件，使左翼和正直的作家遭受镇压，陷于困苦的境地，小林多喜二甚至在被捕后给杀害了。

一个日本老作家曾经告诉我，说到作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版作品很难不依赖 Mass communication，也就是难免受商业性的出版业所左右、所影响，由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因，有的作家为刺激读者的小市民性的胃口，写那些颓废、肉欲、奸杀和荒诞的东西。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中也错综着消极因素，这就要对具体作品做具体分析。

对现代作家存在的某种问题，我们必须有较客观、较全面的看法才好。譬如对在太平洋战争中应征的作家，就不能凭感情和直观，一色涂抹，其中也存在着矛盾，不少作家是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他们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残酷的暴行。有的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这残酷的暴行，回国后吃官司，甚至坐牢，作品被禁止发行。有的一开始逃避兵役，转入地下失踪了。有的和军官闹冲突，开枪杀死了军官。有的到了一定时机再进行批判军国主义的罪恶，等等。这些作为，我们认为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的，应加以赞扬。

至于有些作家受了军国主义的压迫和蒙蔽，也跟着鼓吹侵略战争，日本朋友在战后已经清算过了，他们也早就反省，做自我批评，就不宜计较。这个旧事本可不必重提，不过说明一下，也有好处。

至于作家的转向，因国家情况不同，具体的情节如何，我们

也不深知，不能随便判断。象转向后拜倒军国主义铁蹄下的林房雄，到六十年代，仍然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那种顽固，也是个别的。鲁迅曾说过：“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鲁迅书信集》六六三页）

日本作家自杀的可不少，对我们来说，不大好理解。有的文学创作，很有成就，那么年青就夭折，如芥川龙之介，也实在令人惋惜。“临死的眼”，看到自然的美，还是死掉；有的作家批评这么死，但也不能超度自己，结果批评者自己也终于离开了“美丽的日本”。他们好象有一种死的艺术观、宗教观，那种心理，日本朋友似乎也难说清楚。如果说，是由于主客观的冲突到了无法调和才走上这条路的，错固然不错，但是太简单了吧。至于三岛由纪夫，到了什么时代，还要露骨地为陈腐的武士道大演出手，但这出血腥悲剧，却得不到什么掌声。

三

我们研究工作的阵容，还是不壮大的，许多阵地，还没有兵力去驻扎。工作有翻译、评论、编辑、教学这么多方面，队伍要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加强、提高、扩大的，让每一方面更抓紧时光，更有计划性吧。

翻译看来还是主要的工作，它可供阅读和评论。“五四”以后，鲁迅就译“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的作品，又译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还译“新思潮派”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作品。不仅译了小说，也译了很多理论，好象从外国药房买些对我们有用的药物。三十年代夏衍同志（笔名沈端先）译了很

多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介绍了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同情的作品。给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起了良好的启发作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日本在二十年代就开始，我们受了影响，势所必然，在我们左翼文学运动上也流了我们的先驱者的血。那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是失败了。

建国以来，我们又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文学和现代、甚至战后名作，今后几年内，还可能出版一批译作，这是可喜的事。在译作中，可以学习增田涉译鲁迅的著作，他曾向鲁迅请教；我们译日本名著，有疑难也可以请教日本老师。

据说，我们的青年文学工作者近来有描写个人心灵的趋势。这个论调觉得还有些耳熟，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人提倡描写心境的自我小说（私小说），“我”就是艺术的基础，“自我小说”就是艺术的真髓。所谓“自我小说”、“心境小说”，是和自然主义作家后期专写以自己为题材的小说有关连的，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好作品。又有人说来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但高尔基批评陀氏对外的影响是有毒的。我们这种趋势，我不知他们存在什么观点。描写人的精神世界是必要的，但是，个人与社会、心灵与生活的关系，怎么理解还是问题。我们的理论家也可介绍一下日本的经验，让我们更聪明些，别叫人家去赏玩自己心灵的脓疮。

评论文学作品，应该仔细琢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我以为，既然说是文学作品，就先要有艺术性，然后研究思想性。思想即使正确，如没有艺术性，便非文学作品。我们参考日本评论家的观点很必要，听听作家本人的意见更是必要。

研究工作，我们不愿停留在资料性的阶段，要求提到理论性的高度，那就要下更大的努力。评论一个作家比评论一部作品，更困难得多。

最后，我想引用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的话，“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在此时此地，这话值得思考和吟味。

附记：编者要我寄稿，“却之不恭”，但因底子薄、学习差、资料缺，写不出什么来，只能记录一些粗浅的随想，难免有错误，谨请同志教正。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



我在日本参加左翼 诗歌运动的日子

雷 石 榆

一、爱好诗歌的动因

凡是具有某种持续性的爱好，动因的激素就较强烈，这里得先谈谈我爱好诗歌的动因。

我少年时代，在“瑞应书院”上学期间，清朝末的秀才、举人老师，讲古典诗词很带劲，有时还板书他们自己的作品做示范，我很受感染，跃跃欲试。一九二七——二八年间，雷、方、邝三姓合办的《溯源月刊》发表过我暗地里投稿的绝、律、古等旧体诗的试作，当时年约十六、七岁，缺乏对现实深切的感受，思想感情是肤浅的。在台山县立中学上学年代，受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影响，创造社、太阳社等刊物的创作与翻译，打开了我的眼界，受了新思潮的激发和对种种创作新形式的观摩，就写起白话诗来。当时爱好新诗的二三同学，和我结合起来，创刊《汐》周刊，借台城《舆论报》副刊版面发表。在那些年间，郭沫若和王独清的诗集，在青年中间影响颇大，即如在我们小集体中，也各有偏好，我较偏向于郭沫若的积极浪漫主义诗篇，而且知道创造社的多数成员是留学日本的，许多外国名著也多是转

译自日本。唯一供应我们这类精神粮食的是侨资开办的“岭南书局”，老板姓叶，他经手代售进步书刊，还热情接待进步知识分子，他曾在书店里招待过我宿食，未曾接受过我应偿付的费用。我为了利用假期的闲暇，躲在书局的阁楼里，读了好些转译自日本的马列著作，啃得很费劲，例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当时译名），到中年时期再三重读，还了解不透彻，才感到博识的必要性和充分修养的迫切。不过，当时引起我深思的是：这类经典理论著作，为什么从日本出版的转译过来，而在我国却成了冒风险发行的禁书？听说《资本论》在日本书店一直公开出售，只有河上肇教授根据《资本论》原理在讲台上批判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而受解聘处分（后来被捕，长期坐牢）。再一个原因促使我留学日本的是：一九三一年末，学校把我作为毕业高才生，推荐到台城《民国日报》当副刊编辑。后因我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引起其他报纸的恶意攻击，遂把我解职。一九三二年春后，走广州，到大学旁听也无所得。当时一些留日先辈劝我到日本去，一位叫做李元春的老校友，教我背熟日文字母和一些会话散句，也恰好这时我父亲从南洋回乡，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答应从国外汇款接济我留学日本的费用。

二、语言环境与试练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我带着留学护照到东京神田区留日监督处办了登记手续，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听了日本教师几个月的课。为了学好日语，一直租住普通公寓或日本人家的分租房（赁间），朝夕与日本人相处，利用语言环境，经常练听、练说、练写、练译。因日语包含多种外来语，于是在原有基础上补习英语，又与